

紅樓夢研究集刊

第十輯

红楼梦研究集刊

第十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古籍出版社

红楼梦研究集刊

第十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125 字数 373,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400

统一书号: 10186·387 定价(六): 1.50元

红楼梦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

委 员：	邓绍基	刘世德	陈毓黑
	沈玉成	吴新雷	陆树仑
	周绍良	胡经之	徐恭时
	聂石樵	郭豫适	章培恒
	蒋和森	<u>傅继馥</u>	魏同贤
顾 问：	孙楷第	吴世昌	吴组缃
	吴晓铃	范 宁	俞平伯
	钱锺书		

常务委员：	邓绍基	刘世德	陈毓黑
	周绍良	蒋和森	(均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编：邓绍基

副 主 编：陈毓黑 刘世德

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地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五号

刊名题字：钱锺书

封面设计：曹辛之

目 次

论贾宝玉	徐朔方(1)
论薛宝钗性格	吴 颖(15)
试论柳湘莲的艺术形象	吴新雷(45)
论高鹗	林文山(55)
 “红”窗偶得录	
——《红楼梦》艺术拾零	王昌定(77)
读《红楼梦》散记	柳正午(99)
 读红楼梦记	
王 悦(107)	
逼真活跳 形神俱现	
——谈《红楼梦》的肖像描写	马瑞芳(119)
衔山抱水建来精	
——《红楼梦》艺术结构试绎	韩进康(135)
略论《红楼梦》中的时空观念	毛庆其 郭小湄(153)
谈《红楼梦》的环境描写	陆树仑(165)
千差万别 千回万转	
——《红楼梦》细节描写琐谈	唐富龄(183)
《红楼梦》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细节描写之辨析	石昌渝(195)
说“雅”	
——《红楼梦》艺术美学谈	庄克华(223)
试析《红楼梦》里对假丑恶的描写手法	吴美淦(235)
论《红楼梦》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黄进德(245)

- 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与《红楼梦》…………… 黄立新(259)
- 试论《红楼梦》的传奇性…………… 徐扶明(281)
- 试揭所谓曹雪芹佚诗《自题画石》之谜并以“回向”故
 吴恩裕先生…………… 吴晓铃(303)
- 新发现的曹颖获罪档案史料浅析
 ——在一九八二年全国红学讨论会上的发言提要…………… 张书才(313)
- 卅回残梦探遗篇
 ——曹雪芹《红楼梦》八十回后原稿考索之二(下) …… 徐恭时(321)
- 从巧姐结局说到“奸兄”…………… 张宏雷(363)
- 论甲戌本“凡例”的作者及写作年代…………… 李梦生(373)
- 贾府不是照着曹家的样儿描画的
 ——谈《红楼梦》的选材…………… 李广柏(395)
- 辨“虎兔相逢”…………… 林冠夫(405)
- 《红楼梦》人物的服饰研究(上)…………… 郭若愚(413)
- 大观园模型图商榷…………… [新加坡] 黄葆芳(434)
- 《红楼梦》小考(九)…………… 陈 诏(441)
- 《祭江》考…………… 朱建明 彭 飞(459)
- 清张槃绘《红楼梦十二钗花卉图》的发现
 …………… 霍剑鹤 王 钧 傅学培(465)
- 新加坡《红楼梦》研究论文索引…………… 凌 彰(469)
- 北静王与贾宝玉…………… 余师今(76)
- 曹雪芹和《海客琴尊图》…………… 鲁也莽(106)
- 茅盾谈曹雪芹小像真伪问题…………… 岑 鼎(152)
- 晴雯高洁管芙蓉…………… 明 铭(164)

罗德湛《红楼梦的文学价值》	
——港台红学专著叙录	茹西陆(182)
是“几”家不是“四”家	刘宏图(221)
林黛玉的古琴	侧 鱼(222)
林姑娘羞闻吃茶	甄 妙(234)
玉雪芹芽拔薤长	解 语(243)
黛玉生日	吴 侬(244)
谭光祜谱《红楼梦》剧	清 芬(258)
南酒	吴 影(320)
《红楼梦卷》外编之一	清 秋(362)
宝玉抓周	匡 宇(372)
贾宝玉唱马头调	辅 民(394)
西洋花点子哈巴儿	石 芋(464)
妙玉讲究茶水	怀 苏(468)
贾府吃蟹	姬 妙(472)
一九八二年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	文 迅(473)
编后记	(475)

论贾宝玉

徐朔方

（一）地主阶级的叛逆者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石头指贾宝玉^①。贾府的封建主义家长满以为当年养下来的是块宝玉，在他身上寄托了整个家族和阶级的希望，到头来却发现他只是一块石头。《石头记》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是贾宝玉传。小说借贾府为代表的世家大族的衰亡，反映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真实。史诗式的波澜壮阔的全景画同贾宝玉传的奇妙结合是《红楼梦》艺术结构的一大特色。毫不夸张，没有足够地估计贾宝玉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就难以正确地评价《红楼梦》。

塑造人物的本领是衡量小说作家艺术高下的标准之一。曹雪芹无可争辩的才华正是在这里最先受到人们的注目。无论是晴雯之死或者尤三姐对付贾琏、贾珍的奇情异采的刻划，寥寥几笔速写足以使许多小说作家终生歆羡不置。至于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那些工笔的肖像画就更不用说了。令人惊奇的是贾宝玉这个人物作为全书的主角，却找不出关于他的片段描写能同晴雯、尤三姐的上述场景比美。不太重要的人物往往有一些断片可以看作他们的小传，使读者一见之后难以忘怀。至于林黛玉、薛宝钗那样的重要人物，小说还各以晴雯、袭人作为衬托，主奴之间不同的身分丝毫不容混淆，而精神风貌却又足以对照，以收到烘云托月之妙。唯独贾宝玉却两者都不具备。几乎所有关于贾宝玉的描写，总是跟另

外人物纠缠在一起,很难找到关于他一个人的特写。甄宝玉仅仅由于作者主观理念的需要而出场,在艺术上的作用完全不能同晴雯之于黛玉、袭人之于宝钗相比。那末,难道贾宝玉竟不及林黛玉、薛宝钗那样受到作者重视吗?不。既然全书《石头记》可以看作贾宝玉传,有了这部大传,当然就不需要另写他的小传了。因此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特别需要从他同别人的关系中去表现出来。全书四百多人,绝大多数人的登场和活动都和贾宝玉有关。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物曾安排在这种独特的位置上。有人把贾宝玉完全等同于曹雪芹,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型人物跟真人真事混为一谈,是不恰当的。但是全书众多人物中最能反映作者思想和世界观的确实首推贾宝玉。

如果人们满足于王熙凤在林黛玉初进贾府时先闻其声后见其人的出场方式,贾宝玉由于地位特殊,需要完全不同的一个写法。作者郑重其事地从大荒山女娲氏炼石补天的寓言开始,接着,又借贾雨村之口说了一番大道理:“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正邪二气,偶一相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致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之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第二回)这块无才补天而多余的石头,点明贾宝玉是不合统治阶级需要的一个畸人。他既不在封建正统的仁人君子之列,也不在大凶大恶之内。

贾雨村所列举的从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到崔莺莺、朝云止的一系列人名,看起来未免有点混乱,他们的“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有的多少同现在所说的叛逆性有关或类似,如陶潜、阮籍、嵇

康、刘伶、卓文君、崔莺莺等；有的则仅仅指帝王不类传统心目中的帝王，士大夫不类传统心目中的士大夫。传说中的虚构、半虚构的人物形象和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往往混为一谈，有的则片面地取其“聪俊灵秀之气”，实际上并无“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曹雪芹在这里对他们的评价并不完全恰当。我们不必因为如此如彼的一些不合之处，而忽视作者所标指的原则意义，即贾宝玉是地主阶级的畸人。他不是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有形的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而是无形的社会思想、个人意志、情操、趣味等意识界方面的异己者，在这样的意义上不妨称之为叛逆者。按照作者本人的原意，这是理解《红楼梦》全书的一个关键。

（二）贾宝玉比曹雪芹的真人真事高出一头

“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主意混编纂出来的。”（第十九回）这是贾宝玉挂在口头上的名言，曾在袭人的心里留下了大不以为然的印象。《大学》是宋代程朱哲学所标榜、朝廷所颁行的《四书》的第一本，它被硬指为孔子的“遗书”，显赫地排列在《论语》、《孟子》之前，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是《大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依据钦定的程朱注释，“明明德”就是“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天理和人欲的对立正是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对立，在哲学思想领域内的反映。贾宝玉肯定“明明德”，岂不是同卫道者贾政的观点一致了吗？贾政吩咐下去，“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第九回）所谓“讲明”，就是要把钦定的程朱注释一古脑儿囫圇吞下去。贾宝玉上自《诗经》、《楚辞》、曹植、陶潜，下至李白、杜甫，可说无书不读，比当时头脑冬烘的儒生不知高出多少倍，他暗地里看起《西厢记》来，“连饭也不想吃呢”，至于《四书》，却对不起，贾政出差了二、三年，在他回来之前二、三个月就赶紧作准备，考查的风声突然传来，

《孟子》的正文还有一半或大半是夹生的，比当时头脑冬烘的儒生又不知差到哪里去了。“如今若温习这个，又恐明日盘诘那个；若温习那个，又恐盘驳这个。”大难临头，不知如何是好。可见肯定《四书》是假，否定其他一切孔孟教条、八股制艺才是他的真心实意。他当然不会否定上面列举的这些作家和从外面走私进来的小说、戏曲之类作品。肯定《四书》可以嫌他不彻底，但他连程朱哲学也在“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主意混编纂出来的”借口之下加以排斥，却又是够大胆的了。程朱哲学是曹雪芹时代钦定的孔孟之道。抽去程朱哲学，当时的孔孟之道就被架空了。贾宝玉恨自己“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第四十七回），而那时孔孟之道已经成为钦定的经典，神圣不可侵犯。在这种情况下，贾宝玉不得已而采取肯定一点以达到否定其余的手法，苦心孤诣，理应给予同情的理解。

贾宝玉又对宋代以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礼教发出翻案的议论。他说：“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横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心，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机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第三十六回）正如同贾宝玉口头上不可能对地主阶级的“圣贤”提出异议一样^②，他对统治国家的所谓圣人也只能默认，但是照他的话做去，文官不谏，武将不战，好象七宝楼台，下面的底脚挖空了，最高的顶尖在半空中是吊不住的，只有坍塌完事。贾政笞挞贾宝玉时，气急败坏地说：“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你们才不劝不成！”（第三十三

回)应该是针对贾宝玉抨击所谓君臣大义的这番异端言论而发的。

贾宝玉把所谓读书上进的人叫作“禄蠹”，他又平素深恶时文八股，“道这原非圣贤孔子剖(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第七十三回)；他“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第三十六回)；在以齐家作为治国之本的封建家庭里，他“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第二十回)；一时想起来，他可以叫人折一枝初绽的桂花，送去孝敬祖母和母亲，但是当一切晨昏定省的繁文缛礼都可以免去时，他又从心底里感到高兴。贾宝玉不仅对孔孟之道作了理论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上同封建社会和封建家长给他安排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作了决裂，公然背离了大贵族大地主家庭强加于他的继承人的枷锁，从而使自己成为地主阶级的逆子贰臣。到此，贾宝玉已经比所有的封建文人都多走出了一大段路程^③。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以所谓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作为科举的内容，明清两代五百多年难得有几个封建文人敢于打破这个框框。他们一生的荣辱和命运都取决于此。《儒林外史》范进中举曾对此作了喜剧式的刻划。那时只有中不了举的生员，考不取进士的举人，没有可应试而不应试的人。明清两代在某些方面有杰出成就的思想家和作家，如吴承恩、徐渭、李贽、汤显祖、蒲松龄、吴敬梓，直到魏源、龚自珍，在这一点上都未能免俗。象李贽那样的进步思想家居然把八股文看作是后来居上的明代文学的一大成就，可见突破传统是多么困难。他们中有一些人是进士，有的则连举人也没有考取，有的则中了举而没有考上进士，尽管再三失利，蹉跎半世，直到满头白发，也没有人自愿在仕进的道路上中途退出。他们多数人是曲折浮沉的仕途或长期失意的经历中，目击社会和官场的种种黑暗，遭遇了挫折和失败，才对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逐渐对封建主义失去幻想。明清之际，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拒绝同清朝统治者合作，那是有关民族气节的问题。曹雪芹则是另一种情况。根据现有

的传记材料，曹雪芹以清初三旗簪缨大族的后人而同科举和仕宦几乎不发生关涉^④。由于生活所迫，他曾在八旗宗学里干过杂差，做过内务府堂主事。贾宝玉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一个典型人物，又比曹雪芹的真人真事高出一头：他从根本上否定了科举和仕进，并且在成年之前就走尽了人生的道路。为了突出这一点，作者宁愿夸张地把某些情节安排得不太合情合理，让贾宝玉在少年时代就具有同封建主义相对立的一整套关于世界、人生的看法。如果不是为了突出这一点，作者把“初试云雨情”强加在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身上就完全不可理解。只有封建社会的矛盾和地主阶级的腐朽已经如此暴露无遗，一切掩饰和辩解都成徒劳时，或者贾宝玉这个人物已经成长到同历来一切封建文人有了很大不同时，才能突出上面所说的这一点。

（三）模型和指环

贾宝玉对世界人生的看法，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批判，几乎已经包括在前面所引的不多的几段话里。当然还可以再摘引一些，但是大致就这么多。几乎所有的评论文章都曾经加以引用。不管对贾宝玉的看法将有多大分歧，人们会同样看到《红楼梦》对他的具体生动的细节描写往往和大观园里的众多少女分不开，多半是恋爱或男女私情的情节。至少表面现象是如此。一方面是对封建社会各方面的批判，一方面是对恋爱和男女私情的动人故事。一方面是不多的抽象议论，一方面是引人入胜的大段的细节描写。这两者关系如何？前者如果不同后者相结合，有骨无肉，苍白无力；后者如果不同前者相联系，有肉无骨，缺少意义。而且还会出现好象分裂的缺少有机联系两个人物，即作为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者的贾宝玉同作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的贾宝玉。有的评论从这样一个角度把两者统一起来：封建婚姻制度是整个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它的违反就意味着对整个封建制度的贰心。这是合乎

逻辑的结论。可是按照文学的特点而言,人物形象总是重于抽象议论。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贾宝玉首先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者,其次才是封建制度的叛逆者,那就本末倒置,轻重不分了。就现象而论,贾宝玉的一生大事确实是他的爱情,他对八股文、功名、忠节和封建伦常的批判好象只是几句抽象的话,似乎不占太大的比重。可是细细咀嚼之后,不难领会它的含意。这有如高妙的首饰技工专心致志于雕琢一个模型,好象这就是他的一切。当模型一旦完工之后,他只以一举手之劳,一枚绝顶精巧的指环就从模型里出来了。这时我们才了然于琢磨模型的艰巨劳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那枚指环。贾宝玉的爱情故事只是那个模型,作为封建社会的叛逆者的贾宝玉形象才是那枚精巧的指环。在摄影底片上色彩最浓重的部分,在洗印出来的相片上却几乎空无一物。画家着意渲染的只是暧昧的浓云,中间留下的似乎是空白,再一注视,人们就认出了那是一轮明月。《红楼梦》关于贾宝玉的恋爱和男女私情的故事是为了突出他的叛逆者的形象而服务的,有了这样生动的描写相配合,那些议论就不再是抽象的了;或者说抽象议论只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那条夭矫长空的神龙本身才是叛逆者贾宝玉的整个形象。

(四) 地主阶级后继无人

《红楼梦》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归结为一点就是封建大族贾家随着整个阶级走向衰亡。古董行的经纪冷子兴曾冷眼旁观地指出两点:“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也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的人家儿,如今养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地主阶级一代不如一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末世的不治之症。贾政对贾宝玉的笞挞,王夫人为一个绣春囊而引起抄检大观园的纠纷,金钏儿、晴雯、司棋的先后被害,都是封建主为防止后继无人或后继非人而作的反措施。使他們失望的是所有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焦大的怒骂:“每日偷狗

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就是贾家末代儿孙几十则男女私情故事的真实写照，也即地主阶级后继无人的高度概括。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具有反封建意义的恋爱故事不能同偷狗戏鸡之类的男女私情混为一谈。但是贾宝玉的恋爱故事还是应该首先在后继无人的意义上加以评价。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爱同封建婚姻制度针锋相对，除了个别红学家外，谁都看到了。比这更为重要的是，贾宝玉以恋爱作为一生大事首先在于强烈地借此表明他不愿意做这个大贵族大地主家庭的末世接班人。贾宝玉最使封建家长失望与恼怒的不是恋爱婚姻问题，而是继承人的问题。贾宝玉的出世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他从胎里衔来的那块宝玉是整个家族和阶级的命根子。起初在善于自我安慰的家长看来，贾宝玉规行矩步地跨在他们为他指引的路子上。事实上他们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的距离在无情地日益扩大。最早发现问题的还是那个以“教子有方”而出名的贾政，结果引起了父子矛盾的大爆发。到头来他们发现贾宝玉同贾珍、贾琏一样都不是合式的继承人。不仅如此，他们也看出了贾宝玉和他的堂房兄弟们的不同。用数值作比喻，如果贾珍、贾琏对地主阶级的作用接近于零，贾宝玉就不仅是零，而是一个多位数字的负数。他不仅不是地主阶级的合式继承人，而是一个叛逆者。这才是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不容于贾府的终极原因。王夫人闪烁其词地诬陷金钏儿的那句话：“原是前儿她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倒说出了一些真情，不过这块宝玉不是别人弄坏的，而是他本人自绝于他的家族和阶级。

除恋爱婚姻外，贾宝玉曾经认真接触、思考的问题如封建伦常、道德、科举等方面，他只能消极地采取批判否定的态度，还提不出积极肯定的东西。贾宝玉作为封建制度的批判否定者，论理就不会有什么重大的行动。在作者人为地布置起来的大观园中，除了宗法社会里才有的吞吞吐吐的爱情以外，他还可能有别的什么作为呢？既然他不屑和那个社会同流合污，作者才人为地让他在成年

之前就结束了他的尘世生涯，这样在他的生命史上可能还有什么更有内容的东西呢？这是恋爱和男女私情成为他一生大事的根本原因。

（五）女儿是水做的骨头肉

贾宝玉有一段著名的话：“女儿是水做的骨头肉，男人是泥做的骨头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明代有位反封建战士李贽，他主张“童心说”，以天真无邪的童心和孔孟之道相对照。差不多和曹雪芹同时，欧洲有位启蒙思想家卢梭，他的口号是“返回自然”。童心、自然以及贾宝玉的女儿，相同之点是三者都作为罪恶的现实社会的对立面，被看成封建社会黑暗王国中的一片乐土。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先进的人们对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还未曾掌握，只能提出这样那样的空想。错误，但是不失为有意义的探索。《红楼梦》表面上为爱情题材塑造了那么多的有才华、有能力的标致少女，包括地位卑微的丫环在内，甚至对王熙凤、薛宝钗、花袭人那样明显为作者不满的女性，还是写出对她们赞赏的一面，实质上是由于对封建社会痛心疾首，才不歌颂须眉浊物，而歌颂裙钗，才极少写“染了男人气味”的“鱼眼睛”而低眉俯首甘愿为少女写照。归根到底还是用以反衬地主阶级后继无人和必然衰亡的主题。

南宋诗人陈藻《读李（白）翰林诗》：“莫怪篇篇吟妇女，别无人物与形容。”^⑥无论用来移赠曹雪芹和他笔下典型人物贾宝玉都十分恰当。

曹雪芹对男尊女卑的反动思想的批判，使我们想起李贽的《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余窃谓欲论见之长短者……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李氏焚书》）但是有一个不小的区别，李贽说的是妇女全体，曹雪芹说的却只限

于妇女中的一部分即少女。贾宝玉对出嫁后的妇女以及所谓“鱼眼睛”的态度和他对少女的态度截然不同。他可以把宫内赐出的糖蒸酥酪留给袭人，当不知趣的奶妈拿起吃了时，他是多么反感啊！诚然，贾宝玉对待少女的态度也同孔孟之道不相容，但是与其从女权论、人道主义之类的角度来看待，不如以“别无人物与形容”那种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否定的角度来看待更为符合实际。

有一次贾宝玉到袭人家里私自探看回来，他们之间的对话写得很好：

一面见众人不在房中，(贾宝玉)乃笑问袭人道：“今儿那个穿红的是你什么人？”袭人道：“那是我两姨妹子。”宝玉听了，赞叹了两声。袭人道：“叹什么？我知道你心里的缘故，想是说他那里配穿红的？”宝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样的(人)不配穿红的，谁还敢穿？我因为见她实在好得很，怎么也得她在咱们家就好了。”袭人冷笑道：“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还要拣实在好的丫头才往你家来？”宝玉听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说往咱们家来，必定是奴才不成，说亲戚就使不得？”袭人道：“那也搬配不上。”宝玉便不肯再说，只是剥栗子。袭人笑道：“怎么不言语了？想是我才冒撞冲犯了你，明儿赌气化几两银子买她们进来就是了。”宝玉笑道：“你说的话怎么叫我答言呢？我不过是赞他好，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的我们这种浊物倒生在这里。”(第十九回)

看来好象不仅是女权论，而且还是人道主义或平等思想呢！不料扫兴得很，后来一听袭人说她们快要出嫁时，贾宝玉就感到很不自在了。可见所谓女权论也罢，人道主义或平等思想也罢，不过是多情公子的一片痴心而已。同样，贾宝玉得以在平儿和香菱面前一献殷勤作为平生快事，也决不是主子对奴才的尊重，或者是主奴之间平等关系的表现，不多不少，恰恰是地主阶级一夫多妻制在贾宝玉身上留下的一道阴影。